

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

晚唐的社會與文化

上元王仁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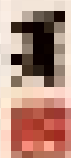
署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魏唐的社會與文化

王元化



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

晚唐的社會與文化

臺灣學
書局
印行

晚唐的社會與文化／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--

初版.--：臺灣學生，民79

8, 508面；21公分

ISBN 957-15-0132-(精裝)：新臺幣430元。

--ISBN 957-15-0133(平裝)：新臺幣380元

1. 社會-中國-唐(618-907) 2. 中國-文化-唐(618-907)

540. 9204

79000119

晚唐的社會與文化 (全一冊)

主編者：淡江大學中文系

出版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丁文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郵政劃撥帳號：00034668
電話：三三六三三三
FAX：三三六三三三

本書局登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
印刷所：永裕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
電話：三〇六八〇六
香港總經銷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
字樓及七字樓
電話：七九五九五

定價：精裝新臺幣四三〇元
平裝新臺幣三八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初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03802

ISBN 957-15-0132-8 (精裝)
ISBN 957-15-0133-6 (平裝)

序

龔鵬程

自修習碩士學位，撰寫《孔穎達周易正義研究》以來，我一直在思索唐代的思想文化狀況。其後撰寫博士論文《江西詩社宗派研究》，重點也放在唐宋文化變遷的問題上。我深覺唐代是個迷人的時代，格局開濶，內容複雜。一方面，唐代聲華文教之盛，令人歆羨；但另一方面，它屢經戰亂，外戚、宦官、女主、藩鎮、流盜、外患，各種禍災，可謂一應俱全。南北朝分裂的局面，至此結束；可是統一的結局，竟然是更令後世史官「嗚呼」的五代十國大亂世。是什麼力量，使得大唐帝國開展出三代以下最受推崇的貞觀之治？是什麼方法，使南北朝幾百年分裂的異質文化，得以統一？在什麼情況下，中國由世族貴胄社會，轉換成專制王權與市民社會一體同構的型態？又是因為什麼理由，唐人對唐文化展開了批判反省，並以此開拓了宋文化的新格局？……這些問題，都不是輕易能够解答的，就連問題本身，恐怕也充滿了爭議性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我覺得，唐代，是關心文化變遷的人所不能不注意的時代；對於文化變遷模式的探究，唐代是最好的試金石，可以檢驗許多理論。

基於這種理解，淡江大學中文系舉辦第三屆「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」時，我便建議以「晚唐社會與文化發展」為主題，仔細討論唐朝末葉的社會狀況與文化變遷問題。

當時毛漢光、劉顯叔、宋德熹諸位先生，正組織了一個聚會，每月討論中古史，名曰

「知幾學會」。他們覺得能花點氣力來探究晚唐社會與文化，亦不無價值，故全力支持淡江中文系，合編了這本論文集。

收在這本論集中的文章，涉及了中晚唐社會文化的一般狀況，如有關晚唐經濟的鹽政與馬匹貿易問題，有關軍事戰略的安全體系問題，有關思想的儒道論著，有關文學藝術的詩、詞、傳奇、書法等，均有專文討論，涵蓋面甚廣。而特別值得注意的，則是許多論文觸探了中晚唐世族結構、官僚體系、地域文化、知識階層之間互動的複雜關聯。對這些關係的研究，當然有助於說明晚唐文化變遷的原因與過程。目前，有關這一部分的研究，顯示在本論文集中的，似乎仍是繼續陳寅恪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中所展示的路向，並予以修正、拓衍、發展之。我自己的研究，則企圖另尋一條觀察唐代社會或重新界定唐代社會之性質的道路。循著這種不同研究方法與路向的相互激盪、合作、對話，相信將更能深入了解唐代這個奇異瑰麗的朝代。

當然，這句話，擴大來看，也未嘗不能說中文學界和歷史學界，長期分疆而治的陋習，必須作點改變了。歷史的關懷，應該是整個人文學的基礎；在歷史學的領域中，也必須涵括歷史的總體性。藉著這本論文集，我們願意重申這個整體合作、創建新人文學的建議。

民國七十九年五月 於淡江中文系

作者名錄

(依文章性質爲序)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龔鵬程 | 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 |
| 毛漢光 |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|
| 宋德熹 | 東吳大學歷史系講師 |
| 郭啓瑞 | 文化大學歷史系講師 |
| 吳光華 | 輔仁大學歷史系講師 |
| 王吉林 | 文化大學史研所所長 |
| 蘇瑩輝 | 故宮博物院顧問 |
| 王怡辰 | 文化大學史研所碩士 |
| 章 群 | 東吳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|
| 翁同文 | 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|
| 程方平 | 北平教育研究所所長 |
| 周益忠 | 華僑大學副教授 |

簡恩定	空中大學人文系副教授
陳慶煌	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鄭志明	嘉義師院語文系副教授
黃緯中	文化大學史研所博士班

目次

• 次 目 •

序.....	龔鵬程.....	i
作者名錄.....		iii
論唐代的文學崇拜與文學社會.....	龔鵬程.....	一
論安史亂後河北地區之社會與文化.....		
——舉在籍大士族為例.....	毛漢光.....	九九
唐代後半期門閥與官宦之關係.....	宋德熹.....	一一三
唐末關中安全體系的破壞.....	郭啟瑞.....	一二九
唐代幽州地域主義的形成.....	吳光華.....	二〇一
晚唐洛陽的分司生涯.....	王吉林.....	二三九
晚唐五代間敦煌地區的佞佛情形.....	蘇瑩輝.....	二五一
唐代後期鹽務組織及其崩壞.....	王怡辰.....	二七三
唐代之馬匹貿易.....		
——兼論唐予回紇馬價絹的性質.....	章 羣.....	三二九

從史學考證論唐人「模勒」一詞絕不指印刷	翁同文	三五五
論林慎思對儒學的改造	程方平	三八一
王真《道德經論兵要義述》發微	周益忠	四〇一
晚唐濃麗深婉詩風的形成	簡恩定	四二三
花間十八家詞研析	陳慶煌	四四一
唐代傳奇的夢	鄭志明	四七一
中晚唐的草書僧	黃緯中	四九三

論唐代的文學崇拜與文學社會

龔鵬程

一、進士登第如躍龍門？

大家都曉得，要了解魏晉南北朝，不能不通過九品官人法。同理，要了解唐朝，也必須掌握科舉制度這條線索。門第社會的興衰、王權的轉變、官僚體制的沿革、世風與文學的發展，均得從這條線索上去看。

一般說來，唐代科舉的種類極多^①。但我們談的，通常皆專指其中的進士科。進士科以眾科之一，而得獨占鰲頭，甚且成了唐代科舉的專名，正可以見該科在唐史中的重要性。《唐書》卷四四《選舉志》云：「大抵眾科之目，進士尤爲貴。」毫不誇張^②。

《唐摭言》卷七，載元和十一年世詠該年登第者云：「元和天子丙申年，三十三人同得仙；袍似爛銀文似錦，相將白白上青天。」進士及第，被看同得仙升天，則世人之艷羨可知。《唐語林》卷八云：「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。」也表達了同樣的社會心理。

朝廷及官僚體系內部，跟社會上的心理，是一致的。《選舉志》說進士出身「爲國名臣者，不可勝數」，故「時君篤意，以謂莫此之尙」；《唐摭言》卷一也說縉紳雖位極人臣，不由進士科者終不爲美。可見主政者與朝廷大臣對進士科也都特別重視^③。

進士科何以有此魅力，令朝野皆爲之歆動呢？

照理說，科舉只是一種選任官吏的制度，一般人均可通過這個制度，垂直流動地進入官僚體系中，去享受爵祿，拾青紫，得富貴。它如果有什麼迷人的地方，不過如此而已。但這有什麼值得嚮往嗎？就算世俗之人，皆以富貴利祿爲念，看見進士登第，即能平步青雲，不禁心生羨慕。又何以整個朝野都那麼看重它呢？難道一般世俗仰望富貴，而那些已經位極人臣的大官，還看得上這塊入仕出身的敲門磚嗎？^④

再從制度上說，進士登科真如登龍門嗎？——依唐朝的考選制度，經過銓選的人員固然可以任用，但不須銓選，也能任用。任用亦不限於有常貢的各科（如秀才、明經、明法、進士……等）出身，無出身者，也照樣可以任用。所以入仕之途極寬，是否爲進士，本無所謂。任官以後，固然屬進士出身者，「爲國名臣，不可勝數」；但同樣的，不由進士出身者，爲國名臣，亦不可勝數。其宦途之順逆，也與是否爲進士出身關係不大。李德裕、元稹這些宰相，就都不是進士出身的。

不只如此。士人進士及第，只不過獲得了一個任官資格。真要任官，還得再通過吏部的銓選。既要觀察其相貌、言談，又得考試書法、判牘。稱爲「身、言、書、判」。往往有進士出身，試判未入等，就僅能做勘校工作；熬到試判入等後，方能調任爲地方官。故馮浩《玉谿生詩集箋注》曰：「唐士之及第者，未能便釋褐入官，尚有試吏部一關。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，則十年猶布衣。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。」^⑤

費這麼大氣力，才好不容易可以做個官。但這個官兒有多大呢？據《唐會要》八十〈階〉條所記唐人敘階之法，進士甲等，只能由從九品上起敘；若乙等，則降一等，由從九

品下起敘。需知進士甲科之難，直如鳳毛麟角，史傳可查者，只有幾個例子。而竟只有從九品上。這是當時最小的職級，一個普通郡縣公子，若不去參加進士考試，憑資蔭，也可以敘爲八品下。則進士出身敘階之低，可想而知了。

這麼卑微的小官，要從從九品下，靠考績一年一階地往上爬，那麼，他縱使年年績優，也得十六年才能升到從五品下，二十四年才能到從三品。人壽幾何？卻連光祿大夫之位也望不到^⑤。像孟郊，四十五歲才考中進士，只做過漂陽尉、水陸轉運判官，六十歲試協律郎而卒，官仍在六品以下。李商隱則掙扎奮鬥了一輩子，也只不過幹到正六品上階而已。但他考進士就考了十年。投資如此之大，若僅爲入仕，划算嗎^⑦？歐陽詹《上鄭相公書》自稱他曾「五試於禮部，方售鄉貢進士；四試於吏部，始授四門助教」。但他感嘆道：「噫！四門助教，限以四考，格以五選，十年方易一官也。自茲循資歷級，然後得大學助教。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。若如之則二十年矣。自茲循資歷級，然後得國子助教。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。若如之則三十年矣。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。人壽百歲，七十者稀！某今四十有加矣，更三十年於此，是一生不覩高衢遠路矣！」（《文粹》卷八七）正是最好的證明。

再說，唐代官吏俸祿甚薄，從九品京官，一年才得祿米五十二斛，根本不足以仰事俯畜。長慶七年一月，戶部侍郎庾敬休奏：「文武九品以上每月料錢一半，合給段疋絲綿等，伏以自多涉春，久無雨雪，米價少貴，人心未安。」九品以下，其不能安家，更不待言了。因此，從事實上也可以看出進士出身者爵卑祿寡，並不值得世人如此嚮往^⑧。

何況，官場之實際運作狀況，與檯面上的景觀有時未必相符。唐代進士科第，固然備受朝野尊崇；但官場升遷，靠的往往不是出身，而是關係。如《唐摭言》卷九云鄭隱「素無關

外名，是不蹟先達之門，既及第而益孤」，科第又真能當什麼用？這一點，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。王洽然與燕國公書，即曾指出：「今之得舉者，不以親，則以勢；不以賄，則以交。未必能鳴鼓四科，而裹糧三道。其不得舉者，無媒無黨，有行有才，處卑位之間，仄陋之下，吞聲飲氣，何是算哉？」得第就未必真憑本事，則進士一科之尊貴性也已有限得很了。既得第，又發現：「正字、校書，不如一縣尉；明經、進士，不如三衛出身。」（同上，卷六）進士畢竟又有什麼用？

《撫言》卷三載：「薛監晚年厄於宦途，嘗策羸赴朝，值新進士榜下，綴行而出。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，見逢行李蕭條，前導曰：『迴避新郎君！』逢輒然，即遣一介語之曰：『報道莫貧相！阿婆三五少年時，也曾東塗西抹來。』」對一位進士及第而深知宦途艱難的人來說，以利祿觀點尊崇進士，實在是不值一哂的。

換句話說：從爵祿或做為一考選人才之辦法等各方面看，進士科都與它所獲得的尊重不相稱。帝王與朝士，在態度上企羨進士，而在實際政治體制及運作中，卻並不太把進士放在眼裏。筆記雜說裏雖也記載不少帝王特別喜歡擢用進士的例子，制度卻是死的，品位高低等差，有一定的任用程序。六品以下之敍加階稱，全憑考績，帝王要施特恩也不可能。故進士入仕之卑與榮耀之大，實在是一鮮明的對比，形成一幅奇異的景觀。

研究唐史者，通常只會盛稱唐人對進士的尊崇，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。現在，我們則想由這奇怪的現象出發，去解析唐代社會的特質。

二、進士科受尊崇的原因

唐初所設常貢之科，有秀才、明經、明法、進士等等。進士科本不特別尊貴，後來秀才科逐漸廢置，明經之地位降低，才形成進士獨貴的局面。所以進士科之貴，乃是由眾科中競爭來的，且為逐漸發展而成。越到唐代後期，越被世人看重。

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，歷來有幾種看法。一是從制度及其沿革上看，認為明經考帖經，純屬誦記，「大概如兒童挑誦之狀，故自唐以來賤其科」（《通考》）。且考試本身已經是比較容易了，錄取人數又比進士多得多。「每年考試所收入，明經不得超過一百人」（《冊府元龜》卷六四〇〈貢舉部〉），進士則僅二三十人。依考生比例來說，大約明經可達百之十一、二，進士才百分之一、二。凡物，以稀為貴。難考，所以才顯得進士得第是件光榮的事。還有，明經「試義之時，獨令口問，對答之失，覆視無憑」（《唐會要》卷七五），亦不比進士考試嚴格公正。是以開元二十四年以後，「進士漸難」，而地位也越來越高。

第二種看法，不就考試制度去看，而主張進士科之貴，乃帝王提倡的結果。《唐書·選舉志》云：「時君篤意，以謂莫此之尚。」孫榮《北里志序》云：「自大中皇帝好儒術，特重科第，……故進士自此尤盛，曠古無儔。」……一類說法，不勝枚舉。特別是唐太宗、武則天、文宗、宣宗幾位，更是屢被提起。

但帝王為何特重進士呢？這仍然需要解釋。於是有些人從制度上說，明經僅試經義，粗通文墨。但唐代中期以後，翰林學士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提高了，往往代行宰相之權。此位非粗

解文義者能够勝任，必須仰賴文士出身的進士翰林，所謂：「至德以後，天下用兵，軍國多務。深謀密詔皆從中出，尤擇名士翰林學士。得先選者，文士爲榮。」（《舊唐書·職官志·翰林院》條）因此這是在唐代中期宰相權轉移及三省制破壞後，爲現實政治之需要而然。

但也有些人，不從這方面想，而著重帝王個人的心理動機。例如指明某些帝王喜好文學，喜歡親近文士。或如《唐摭言》卷一引詩曰：「太宗皇帝真長策，賺得英雄盡白頭。」認爲太宗是爲了統治的需要，設此妙轍，牢籠天下英才。以對武則天提倡進士科一事的觀察來看，就同時存在這兩種看法。有人認爲武則天是女性，故喜愛文藝、不貴經術。（如沈既濟云：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，當時公卿百輩，無不以文章顯。因循退久，寢以成風。……五尺童子，耻不言文墨焉。」）（《通鑑》卷十五）有人則說她是爲了反抗唐初的「關中本位」政策，才擢拔寒賤，打擊世族功臣勢力，培養出新興的進士階層^③。

以上這些解釋，均持之有故，然皆言之不成理。

蓋科目之貴賤，與考試之難易，未必有直接的關係。唐初，本以秀才爲最貴，結果造成了秀才科的沒落。因爲考試太難，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，爲秀才者殆絕，而多趨於明經、進士」（《唐語林》卷八）。永徽二年停了以後，開元二十四年復舉，考試科目就比進士容易得多，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，反易於進士」（《通典》卷十五《選舉三》注），但依然興旺不起來。同理，明經是否即比進士易考，恐怕也難說得很。羅龍治曾指出：能考進士的人較多，明經必須通經，故應考者多爲功臣世族子弟，取才不及進士科廣；進士考試只考時務策，能考的人多，故羣趨於此^④。至於說明經之帖經，如兒童挑誦，則「業進士者之誦《冊府》及《秀句》，亦何異於業明經者之誦帖括耶」（呂思勉《隋唐五代史》第二十

章)？此外，明經的錄取率高於進士科是事實，但假若我們用今天大專聯考的情況去揣想就知道了：文組的錄取率低、取分高，工組的錄取率高、取分低。但社會上重工呢？還是重文？再說，甲等特考，世所矚目，然與普通考試高等考試比，孰難孰易？因此，從制度面論進士科之漸貴，多屬無根的揣測，缺乏對考試行為的了解。

把進士科的興盛，歸功於帝王，有點根據，然亦非探本之論。因為這是局限於從政治力的運作來看文化發展，且把政治力再局限於帝王這一權力之源。殊不知政治只是文化中的一小部分，政治力只是各種文化力、社會力中的一股力量而已。固然在古代王權社會中，帝王對文化發展，頗有影響力，但文化的發展，有時卻是「帝王何有於我哉」。唐代確實有不少帝王，基於不同的原因，對進士科的發達，起了推波助瀾之功。然而，我們能不能反過來看：唐代帝王打壓進士浮華之風的舉措，難道又少了嗎？但這些打壓什麼時候發生了作用？既然壓抑辦不到，為啥提倡就大獲回響呢？

這顯見整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，往往是不因官方意識而轉移的。政府的措施，符合了社會的心理與需求，便廣受贊美；違逆了，則根本達不成什麼效果。我們不能因看到了一些推揚頌美之詞，就真以為事情是由主政者推動起來的。

固然唐初之設科取士，確有羈縻天下英傑，並使爵祿貴賤皆由王者出的意味^①。但說武則天培養新興進士階層，以與世族抗衡，卻毫無根據。因為帝王可以說：「卿等不貴我官爵耶？」（《唐書·高士廉傳》）迫使大家都來參加科考。卻沒有理由使明經衰而使進士盛；更不會弄到後來，連皇帝自己也羨慕起進士來了。

《唐語林》卷四〈企羨類〉：